

孟子

上

漢書門				
三	三	五	五	五
類	號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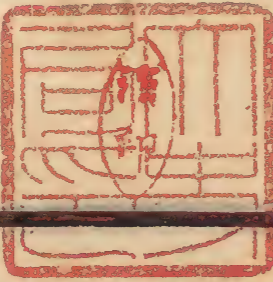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書	三	五	二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
冊數	5 (4)
函號	276	34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
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

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二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

孟子
三
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
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
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

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

孟子
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
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
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
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

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
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
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孟子
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

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

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

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
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
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
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
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罔暵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

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

孟子
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孟子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
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
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孟子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
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
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
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

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
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
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
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
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
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
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

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曰。或告寡人

孟子
三十一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

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

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

孟子
三十四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子
三五
告子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曰：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

孟子
三十五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

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曰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

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

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
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
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
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
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
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

孟子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

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孟子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言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

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

孟子
三十一
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忮乎。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
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
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
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

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

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

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

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
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
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
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

孟子
四十五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
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
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
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
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旣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自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滌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
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
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孟子
四十九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
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
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孟子
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
爲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
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
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

孟子
五十三
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

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

孟子
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
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
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
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孟子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

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
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
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

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

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

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

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

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

其後也... 且之...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則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